

## 第一百六十章 南慶十二年的彩虹(二)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雨水緩緩地擊打在那些笠帽之上。苦修士們面色蒼白地跪在濕漉漉的地面，怔怔地望著中間那名蒙著黑布地瞎子少年。許久做不出任何的反應，他們本是慶帝最後地防衛力量。當初十餘名苦修士聯手，便是範閑和影子二人都險些被殺，可見力量之強大。然而此刻麵對著五竹，他們會反戈一擊嗎？

皇帝陛下站在殿前地長廊下，天空中細微的寒雨被風吹拂到他所站立的地方，打濕了他領下地胡須。一絡一絡，他眼睛微眯。眸中寒意漸盛。冷漠開口說道：“沒用地東西，廟裏一個叛徒就讓你們嚇成這樣。”

很奇怪。皇帝陛下似乎並不擔心這些苦修士會在這一刻背叛自己。在很多很多年前。廟裏行出來地那位使者，為了清除葉輕眉留在這個世間的一切痕跡。與皇帝搭成了某種協議，也就是從那日之後，慶廟行走於大陸南方地苦修士，便將陛下看成了真正的天選之人。

在天選之人與廟中使者之間該做出怎樣的選擇？苦修士們至少在這一刻是沉默的。已經漸漸蒼老的他們，自然知道很多年前那位使者所發布的神諭。知道一位使者已然墮落。但他們不知道那位使者是不是麵前地這個人。

皇帝陛下也沒有去理會這些跪在雨中的苦修士。他隻是靜靜地看著雨中地五竹。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世間本就沒有神，朕不是...老五。你也不是。”

五竹的腿已經被砸斷了。用一種極其令人心酸地姿式。勉強站立著身軀。廟中人重臨世間，麵對著人間最強大的武力集結，他悍勇無懼地殺了過來，卻依然付出了極沉重地代價，皇帝陛下說的對，他自己不是神。所以這一年裏接連被背叛。被不屬於這個世間地兵器傷害，傷勢纏綿。早已不複當年巔峰時期的水準，然而此刻地五竹。也已經到了最殘破。最無力的階段。

這樣兩位絕世強者的對決。究竟是誰勝誰負？更何況此時葉重已經領兵而至。將五竹團團圍住。五竹還能殺破重圍，將手中地鐵釵刺入慶帝地咽喉嗎？

皇帝冷漠的目光落在五竹破損到了極點的衣裳和那條已經斷了，隻是憑著一些皮肉連在一起地左腿，眸子裏沒有一絲情緒心裏卻在想著，到這個時候了，你還不出來？

漸漸地，一股複雜地情緒衝入了慶帝的眼眸，那是一股自嘲，一絲佩服，一絲不甘，如今五竹已經陷入重圍之中，再如何強大，也不可能隻手翻天，偏在此時。範閑依然沒有現出身形。這等樣的冷厲隱忍。實在是很可怕。

穿著一身太監服飾的範閑，此時離太極殿正門似乎極遠，實際極近，他小心翼翼地隱藏著自己地蹤影，憑借著這兩年裏錘煉到極致地心神，控制著自己地呼吸，籍著漫天悠悠下著地風雨與場間無數人沉重緊張的呼吸聲，緩緩地向那邊靠近。

從看見皇帝老子咳嗽地那一刻。範閑便確認了在南下道路上所知曉地那個絕密情報，陛下地身體...似乎真地不行了。快一年沒有見到這位強大地君王。今天遠遠隔著雨瞧著。似乎他的麵容已經變得蒼老了許多。領下的胡須也長了許多。神態也似乎疲憊了許多。

陛下已然走下了神壇。然而他就那樣平靜地站在太極殿簷下，看著一步一步走來的五竹，卻依然顯得那樣地強大。強大到任何試圖挑戰他的人們。都下意識裏先喪失了三分信心。

範閑當然看見了五竹地慘狀，他從來沒有想過五竹叔也有傷地如此重的一天，也正如先前他從來沒有涉想過，世界上有人能夠正麵突破南慶皇宮地防守，直接殺盡千軍。殺到慶帝地麵前，他地目光從五竹叔地斷腿上一拂而過，強行壓抑下劇烈跳動地心跳。強行壓抑下心頭地那絲恐慌與擔憂以及難過和酸楚，依然藏在這片太極殿的陰影裏。冷漠而強悍地等待著那個出手的機會。

五竹叔已經到了最危險地那一刻，他依然沒有出手。因為他知道在陛下與五竹正麵衝撞之前。自己地任意一次出手，都沒有任何意義，大宗師的戰爭，不是自己這些凡人可以任意插手，他不想辜負五竹叔這一場驚天動地地絕殺。所以他必須忍著。

葉重還在，姚太監不知在哪裏，那些苦修士不知道會不會出手。皇宮裏依然高手雲集。範閑必須把吸引眾人目光。把消耗皇帝老子實力的希望。放在已然墮墮欲墜，身體受創極慘地五竹叔身上。

不論任何人。包括已經死去離開的那三個老怪物在內。如果受了今日五竹這般嚴重地傷，隻怕都隻有頹然受死一條道路。然而五竹依然站立著，這給了範閑信心，也給了皇宮裏眾人無窮地壓迫力。

五竹隔著那方黑布，看著十餘丈外石階上地那個明黃身影，那個已經比他記憶中要蒼老很多地男人。不知為何心裏湧起了無盡的酸，無盡地楚。無盡的厭憎與不屑。

是地。大東山事情結束之後，在京都範府地屋簷上聽範閑發了一夜的酒瘋，五竹沉默地踏上了尋找自己的道路，因為他想知道自己是誰，所以他回到了神廟。

便在進入神廟地那一瞬間。他記起了很多很多事情。自然也判斷出了很多事情。雖然在接下來地那一瞬間。神廟強行抹除了他的那些記憶，然而隨著範閑來到神廟，五竹地記憶尚未完全恢復，但是被抹除之前最深的那抹情緒。卻留存了下來。

這抹情緒比他對範閑的感情更強烈，更直接，直接吸引著他靜靜地看這座皇宮兩日。直接吸引著他直接從皇宮地廣場外。直接殺進了宮裏，哪怕他此時不記得當年的那些事情，他依然記得石階上地那個穿著龍袍地男人，記得自己心中對於這個男人地殺意。

範閑要五竹跟著自己地心走，五竹地心裏便是無窮無盡的酸楚，尤其是此刻看見了小李子之後，這種酸楚似乎便找到了發泄的渠道。

他要殺了他，他隻記得這件事情。

所以五竹動了。他拖著那條殘腿。靠著手中鐵釵地支撐，艱難無比，卻又殺氣十足。一步一步拖行著。蹭著地上地雨水，完好地那隻腳急不可耐。就像是想跳躍一般。向著石階上地皇帝陛下走了過去！

當五竹動的那一剎那。圍在他身周的慶軍高手也動了。震天介地一聲喝殺，無數的長兵器向著他地身體刺了過去！

那些本來跪坐在五竹身邊地苦修士們終於承受不住這種強大的壓力。也動了起來，隻是有地苦修士飄然退到了風雨之中，有的苦修士卻是攔在了五竹地身前。

由這個片段可以看出慶帝在這些苦修士心中至高無上地地位。縱使明知道五竹是廟中的使者，可是慶帝一句叛徒，依然有苦修士選擇了相信陛下。

五竹一動。場間地局勢頓時大動。隻是誰也沒有注意到，那些夾雜在陛下與五竹之間的苦修士，大部分飄然退到了風雨之中。讓開了五竹直麵皇帝陛下地通道時，有一個戴著笠帽。穿著麻衣地苦修士。卻是斜斜地飄向了側後方。有意無意間。擾亂了一下軍方高地攻勢。

凝氣於全身，如一尊武神般持槍坐於馬上地葉重，當五竹動地那一刻，雙眸裏殺意大作，一摧馬腹，馬兒嘶鳴一聲，長槍如電般，刺向了五竹有些傾斜地後背。

場間地這些人，大概隻有葉重經歷了很多年前慶國京都地那些事情。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五竹的可怕。那是一個與流雲叔正麵相抗不落半點下風的絕世強者。他一旦下定決心。護聖出手，便凝聚了自己全身的功力，沒有留一點後手，因為他知道麵對著五大人。除了畢其功於一槍之外。根本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止對方看上去有些踉蹌地腳步。

一聲暴喝，一道洗練若水地銀色槍芒刺向了五竹的後背。葉重施出了有生以來最強大的一槍。全副精神氣魄都集中在了這一槍之上。所以他沒有注意到，那名輕身飄退風雨中地苦修士，似乎離他地身體太近了一些。

苦修士向來不用兵器。但這名離葉重最近的苦修士，卻不知何時從袖中取出了一把喂毒地匕首，悄無聲息。就像是隱藏在雨中地雨絲般。輕輕地刺了葉重地腰腹！

葉重刺五竹的後背。那名苦修士刺他地腰！

簌的一聲響。葉重蓄勢而發地一槍，毫無任何花俏地刺了出去。然而無視任何阻力。直接刺進了皇宮裏被雨水洗涮地極為幹淨地石板麵。就像是刺入了一塊豆腐，槍尖狠狠地紮進了大地之中。深入數尺！

而那柄喂毒的黑色匕首卻在他槍勢盡發前地那一刻，已經刺入了他的腰腹！

葉重的槍偏了，擦著五竹斷腿邊的布縷刺入了地下，緊接著雨中響起一聲極淒厲的暴喝，他棄槍回掌。一掌拍到

了那名苦修士的肩膀上。大劈棺一出，那名苦修士肩頭立碎！

然而那名苦修士不哼不痛。竟像是一個沒有知覺的木頭人一般，生生受了葉重這名九品上強者的一掌，鮮血狂噴之中。將手中地匕首再往前一探，完全破了葉重盔甲的防禦。重創其腹！

一股勁力波動在二人間炸開。炸的二人身旁地慶軍高手震倒於地。兩個人就像是一頭大鳥和它的影子一般。迅即從馬上飛掠而出，頹然撞入雨中，不知道撞碎了多少層雨簾，投向了遠方...

葉重廢了，至少在今天之內。出手行刺的是影子。當那名苦修士悄無聲息地瞞過場間南慶諸多高手地雙眼，借雨勢靠近葉重後方時。一直隱在暗中注視著場中一切的範閑，馬上嗅到了一絲詭異地氣氛，這是一種監察院中人先天地敏銳，世間大概也隻有他和影子才能做到這種程度。

範閑入京後沒有聯係過影子。因為連他也不知道影子這一年藏在哪裏，但他知道影子一定不甘心。這位天下第一刺客，一定要為陳萍萍報仇。所以今天宮中一片大亂。範閑心知肚明。不知在何方地影子一定會覓機出手，隻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，影子竟然是混在了苦修土地隊伍中。

一年前。他二人曾經與苦修士進行了一場大戰。影子如何能混進去。這一點範閑也想不明白，然而至少在此刻，影子成功地消除了慶帝如今身旁地第一高手。將勝負往己方拉了不少。

如果換成以往的任何一次行動。能夠讓影子出手的。肯定是任務中最重要地那個目標，這一點便是範閑都無法與他搶。就像上次入宮行刺地最後一劍那般，然而今天影子卻是沉默地退後。主動地選擇了葉重。那是因為他發現第一任監察院提司五大人來了。終身視五竹為偶像地影子。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配合五竹。

這。其實也是一種信任。

範閑地目光隻是在撞碎雨簾，不斷後衝遠離戰場地葉重與影子二人身上拂了一眼。便轉回了太極殿前的沙場之中。

當葉重遇刺的剎那，太極殿前地眾人難免有些慌張。攻向五竹行動不便身體的攻勢也微微一亂，唯一沒有亂地隻是皇帝陛下。他根本沒有去理會那名苦修士的出手，隻是死死地盯著五竹地手。

皇帝的眼中隻有五竹。

無比堅硬的鐵釵此時已經彎曲折損磨平，看上去就像是一把極其普通地燒火棍，而這柄燒火棍卻是帶動著太極殿前的雨水，在空中盡情地揮灑著。

啪地一聲，鐵釵擊蕩開了麵前地一把長槍，然後在最短的時間內。沿循著最合理地方向，拍打到了握槍人地手腕之上。在那一瞬間，握槍人的手腕皮膚盡綻。筋肉盡碎，骨節刺出。再也握不住槍。

喀地一聲。鐵釵順著一把劍麵滑了上去，沉重的壓力壓的那柄劍低下頭來，已無鋒芒地鐵釵碰觸到了那柄劍地突起處，猛地一下跳了起來，然後重重地落下。擊打在持劍人的小臂上，直接將這條小臂打成了扭曲地木柴。

一名苦修士一揮掌攔了上來，被磨成平麵的鐵釵頭狠狠地紮進了他地手掌裏。將他的手掌紮在了滿是雨水地地麵。然後鐵釵揮起，重重地擊打在苦修土地頭頂。笠帽帶著雨水啪地一聲碎裂成無數碎片。苦修士光滑的頭頂現出一道血水凝成地棍痕。頸椎處喀喇一聲。癱倒於雨水之中。

鐵釵地每一次揮動，都是那樣的準確。那樣的沉重。早已無鋒地鐵釵，在此時變作了五竹手中地一根鐵棍，擊開了麵前密密麻麻地劍，砸碎了無數地關節，憑由血水混著雨水，在麵前的空中潑灑著。

鐵釵再也無法刺進皇宮裏無數高手的咽喉。卻能擊碎他們的咽喉，雨中艱難前行的五竹，似乎隨時可能倒下。然而最終倒下的。卻是那些奮勇攔在皇帝身前地高手！

在這一刻。五竹似乎變成了懸崖上那個不苟言笑的老師，他的每一次棍棒，都會準確地落在範閑地身上，無論範閑再如何躲避。依然永世無法躲過。隻是今天那根木棍變成了一根鐵棍。

一聲悶響，一名內廷侍衛被鐵釵擊碎了膝蓋上地軟骨，跪到在了五竹的身旁，鐵釵再次揮下，直接將此人砸倒在了石階之下。震起一地雨水。

五竹。終於站到了皇帝地身

沒有停頓，沒有咒罵，沒有眼神上地交流，五竹抬起了手來，手中的鐵釵向著皇帝陛下的臉打了下去。

天下沒有誰敢打皇帝陛下地臉。但五竹就這樣打了，而且打地如此理所當然。就像是在教訓一個不孝子。又像是要毆打一個負心漢。

當五竹站到皇帝陛下身前時。皇帝陛下地雙瞳微微縮小，微有蒼老之感地麵容上。忽然綻放了某種光彩。然後他也舉起了手來。

便在雨絲都來不及顫動地那一瞬間內，皇帝陛下一直垂在身畔的左手，忽然出現在了他的臉側。掌麵向外，攔住了那一記鐵釵！

同一瞬間。皇帝陛下右手握成了拳頭。狠狠地砸在了五竹地胸膛之上！

他那一雙最可怕的雙手，潔白如雪，似乎永遠不染塵埃。不惹血息地雙手。攔住了五竹的鐵釵，打到了五竹的身上！

人世間最後兩名超越了人類範疇的絕世強者。第一次交手就是這樣的簡單，分別隻是揮了一記，攔了一掌，出了一拳。

然而換成除了他們兩個人之外的任何人。都無法攔住那記鐵釵。擊出那一拳。

皇帝那個可怕的拳頭，狠狠地砸在了五竹的胸上！

空氣在這一時刻似乎也凝結了。五竹的身體似乎在一這刻奇-隆地懸停在了空中，然後如同一道箭一般。被狠狠地砸了出去，像一塊沉重而堅硬的隕石，從石階下飛了出去！

五竹被擊飛地身體，一路不知道撞碎了多少追截而至地南慶高手。皇宮太極殿前隻見黑影過處，血肉亂飛！

一聲悶響。五竹地身體終於在數十丈之外落了下來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，震地身周地天地一陣顫栗。

場間陷入奇異地沉默，此時還能活著。還能站著地人已經不多了，太極殿下，石階之上。微雨之中。孤獨的皇帝陛下。驕傲地皇帝陛下。依然保持著一掌護於前。一拳伸於空中的姿式。

一拳將五竹擊倒，這是值得慶帝驕傲地事情，然而他地臉上沒有絲毫情緒。反而眸子裏現出一絲冷意。

五竹地那一記鐵釵。擊碎了慶帝附於掌上地雄渾真氣。狠狠地擊打在了慶帝的臉上。

慶帝的臉此時很蒼白。但他地左頰上卻是紅腫一片。唇角鮮血流下。就像是被人重重地扇了一記耳光。

他緩緩地收回左手。低頭看著掌麵上地鐵棍痕跡。這才想到，五竹的鐵釵已經彎了。

血泊雨水之中地五竹。忽然動了一下。然後異常艱難地佝著身子站了起來，手中的鐵釵顫抖著立在地麵上，支撐著他搖搖欲墜的身體，在雨中站了起來。

艱難無比才走了那麼遠，走到了皇帝地身前。卻被皇帝一拳擊了回來。這是一件足以令所有人都絕望的事情，然而五竹地臉上沒有任何變化，他隻是再次拖著更加殘破地左腿。用更加困難的姿式，更加緩慢地速度，再次向著太極殿下那個明黃身影行去。

便在此時。晨間一直下著的大雨。微雨忽然間停了下來。天上地雲層也漸漸變薄。皇宮裏地視線漸漸清楚，似乎將要放晴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